



登上台北一〇一大廈

蘇永祁

到了台北，第一個參觀景點是譽為「台北天際線最美麗的地標」的一〇一摩天大廈。我們出航站機樓以此樓遠眺為憑，現在大巴車把全園拉到這個位於台北市最繁華的地段，導遊以自豪的口吻介紹：一〇一大樓目前是世界上最高的樓，由台灣著名建築師李祖源設計，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工，是一〇一層，地下五層，是台灣人購買高層百貨場所的地方，也是春節辭舊迎新時舉行燈會和施放煙花熱鬧非凡的場所。主樓以辦公用為主，裙樓是高級商務大樓，據說大樓總造價六百四十億新台幣，貸款的利息比造價還高，至今尚未還清。我們仰視高樓，確是直插雲霄，巍峨壯麗，氣派非凡。大樓造型頗奇特，四方形高樓，自上而下每層收一上寬下收的斗形，四面各飾一把大鑰匙孔。共有八個斗形，最上一個斗又四面各飾一巨型鑰匙孔。整個外形造型，使人聯想到這是日進斗金、匯聚財寶、錢不外流的美好寓意，足見設計師的獨具匠心。

我們經過過安檢，先上到五樓，再排隊進入二部世界最快的專用電梯，以每分鐘一千〇一公尺的速度，上到第八十九層只需三十七秒。第八十九層是觀光台，高三百八十二公尺。在室內就能以寬闊的視野，從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凌空瞭望，台北的青山碧水、城市建築盡收眼底。這裡陳列著二〇〇四年世界高樓協會的認證，確認此樓當時創下的三項世界紀錄：世界最高建築物五百零八米，世界最高屋頂四百四十八米，世界最高使用樓層四百三十八米。由八十九樓樓梯向上到達九十一樓的戶外觀景台，是個露天的大環形平台，但當時階梯太大，為了安全不讓遊客登臨，我們雖已跨出樓門踏上平台，仍被工作人員善意勸阻而退回。下到第八十八層則是世界最高的精品寶石藝術館，銷售台灣特色精品天然珊瑚及其工藝品。



我在浦東陸家嘴參觀過東方明珠、金茂大廈、上海環球金融中心，在紐約參觀過帝國大廈，如今登上了台北一〇一大廈，還想今後再上馬來西亞的雙塔樓以及正在修建的迪拜大樓。記得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到第一百層參觀，高三百五十五米，該樓比金茂大廈高五十七米，總投資八十三億元計劃十二年收回，外牆約用玻璃四萬塊，而一〇一大樓的帷幕玻璃面積達十一點六萬平方米。

午餐在錦華大酒店，是來台首次用餐，九人一桌，八菜一湯加水果，花樣多，有海鮮，數量足，口味清淡，大家很滿意。飯後參觀建於一九七二年的孫中山紀念館，當地稱國父紀念館。大廳中央，數米高的孫中山正襟而坐的石像，看來比南京中山陵、北京香山的似稍微高大些。兩邊肅立的武裝侍衛紋絲不動，每隔一小時正點舉行的衛兵交接儀式是受歡迎的參觀項目。導遊領我們在三點前到達大廳，不一會就有接班者自右後側正步入場，交接時互致敬禮再一致舉槍擊托槍、放下、發出有節奏的聲音，又有轉動槍等整齊動作，把軍人的武裝威嚴和禮儀程序，被陳水扁為淡蔣化而砍去二處。回到紀念館入口階梯上，導遊指點這是拍攝一〇一大樓全景的最佳攝影點，我們都趕緊按下快門，果然效果甚好。

隨後參觀士林夜市，這是各種美食攤點聚集的室內場所，我們因包有晚餐，所以大家只看不嘗，觀光而已。晚飯在圓山飯店旁的酒家用餐，得以近距離觀賞了建於山岡上的圓山飯店，此為宋美齡於一九五二年需接待國際友人而興建的高級賓館，十四層，為當時最高建築。黃色琉璃瓦屋頂，紅色外立柱，顯得富麗堂皇，頗為大氣。不久前陳雲林來台就住在圓山飯店，一時成兩岸人民關心的焦點。

晚宿板橋君悅飯店，設施不錯，房間大，有一張大床，接待人員熱情友好。次日早晨自助餐也很豐盛，牌價是每人九百新台幣。

寄給廣州的信

在互聯網時代，貼郵票寄信的人越來越少。世界各國的郵政局都因信件數量大幅下降而面對黯淡的經營前景。雖然郵件減少了，但對郵政服務質素的批評卻沒有減少。美國郵政服務委員會主席戴維斯解釋說：「過去我們要給老祖母送信。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老祖母了，讓我們送給誰？」

最近，我從香港中央郵局向廣州和柏林各寄了一封航空信——不是寄給「老祖母」，而是給兩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年專業女士。儘管德國漫天大雪，柏林的朋友在第七天便收到了信，然而廣州的朋友直到第十五天才收到信。不久，當我再次給那兩位朋友寄信的時候，我問郵局職員為什麼寄去廣州的航空信那麼慢。職員說：「去廣州鳴謝航空，平信仲快，日日都有火車去廣州啦！」這次，寄去柏林的航空郵包在第八天到達，而寄去廣州的平信至今已至第二十七天，對方仍未收到。由此看來，延誤信件的問題不是在香港一邊，而可能是廣州方面的責任。

人們減少使用郵局的投遞服務，是因為沒有了「老祖母」，還是沒有了老祖母時代那種可靠的郵遞服務？事實上，加速這個傳統行業沒落的不單有互聯網的因素，也有郵政服務質素的問題。評價郵遞服務的質素有兩個最基本的指標：郵遞時間的準確性及郵件安全的可靠性。前者是效率，後者是信用。今天的郵政設備比以前的先進，郵費比以前的高，但效率卻比以前的慢，可靠性也越來越低。這幾年私人經營的郵遞服務迅速崛起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公營郵政的服務質素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。所以，不是郵政局找不到老祖母收信，而是郵政局自己變成了落後時代的「老祖母」。

人們對郵政改革的期望就像等待一封不知何時收到的平信。由於公營郵政掌握著專營權，佔有市場壟斷地位，無需面對競爭，因而既沒有足夠的外部壓力促使它改善服務質素，又天生缺乏內在動力去進行改革。所以，開放市場、引入競爭才能真正促進郵政改革，使它恢復年輕。現代郵政的發展史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。雖然郵政服務不是太空火箭那樣的現代化尖端技術，但它作為現代化的基礎設施，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日常運作。信件延誤可以給商業機構造成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。因此，郵政服務的效率和可靠性是評價一個國家現代化水準的重要指標。

郵政局作為國家最大的、網絡覆蓋面最廣的一個公營機構，它的服務質素直接影響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。今年十一月，第十六屆「亞運會」將在廣州舉行，全國各地以及亞洲各國的體育選手和遊客將雲集羊城，對郵政服務的需求將會大大增加。儘管廣州有先進的機場，先進的運動場，先進的技術設施，但是一張小小的郵票可以讓人們看出廣州有沒有先進的管理水平。我對廣州的郵政服務沒有失去信心，仍在為那封寄去廣州大道二八九號的信計算著時間。

越劇「三花一娟」

鄧小秋

內地早期越劇界的前輩演員中，素有「三花一娟」之說。「三花」是指：施銀花、王杏花與趙瑞花。「一娟」則是指有「越劇皇后」之稱的姚水娟。「三花一娟」，是越劇「四工腔」時期的著名演員，也是「越劇女班」的第一代演員。她們的名字與藝術成就，是和「女子越劇」的興起與發展，緊緊聯繫在一起的。她們的表演藝術，對於後起的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尹桂芳、竺水招、筱丹桂、徐玉蘭等著名演員，曾有著很大的影響。對於越劇的繁榮與發展，都會作出過有益的貢獻。

在「三花一娟」中，「花衫鼻祖」的施銀花，被列為「三花之冠」，可算得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施銀花於一九一〇年出生在浙江縣縣施家岙，那是個偏僻、貧窮的山村。但是，那兒離越劇的發源地東王村不遠。因此，許多女孩子從小喜歡學唱「的篤戲」。一九二三年，施家岙開辦了第一個科班，年僅十三歲的施銀花，就參加了科班，學習小旦。學了三個月，科班就將這些學生組織起來，上台演出。從此開始，「女子越劇」就這樣出世了。而作為學得最好的施銀花的名字，也就開始為愈來愈多的觀眾所知曉。

當年冬天，施銀花隨科班到上海「昇平歌舞台」演出，上海的觀眾開始第一次接觸到「女子越劇」。她們所演出的《雙珠環》、《玉連環》。《三官堂》等劇，給觀眾留下了印象。但是，「女子越劇」在發展的道路中，坎坷曲折，艱難崎嶇。很多地方的官府，常常以「女子上台，傷風敗俗」等名義，禁止演出。施銀花她們常年來東躲西藏，備受艱辛。不過，經過多年的磨練，也使施銀花的表演藝術得到很大的提高。她和合作的琴師一起，經過反覆商討與磨礱，吸收了「徽班」「西皮原板」的唱腔旋律，創造了明快、流暢的「四工調」新腔。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，「四工調」成為了越劇的主腔。而，施銀花就是最早唱「四工調」出名的演員。

在「抗日戰爭」初期那幾年，是施銀花的全盛時期。她組織原來在科班一起學戲的同學，成立戲班，號稱「第一組合」，聲勢空前。那時，與她搭配的小生演員，先後有她的同科同學屠杏花以及後起之秀的尹桂芳、徐玉蘭等。在她的提攜下，尹桂芳與徐玉蘭，後來都成了自成一派的小生名家。施銀花在「抗日戰爭」後期，一直在浙江各地演出。一九五〇年她去了台灣，長期以來，兩岸隔絕，從此與大陸的越劇姐妹們斷絕了音訊。

赫爾辛基閒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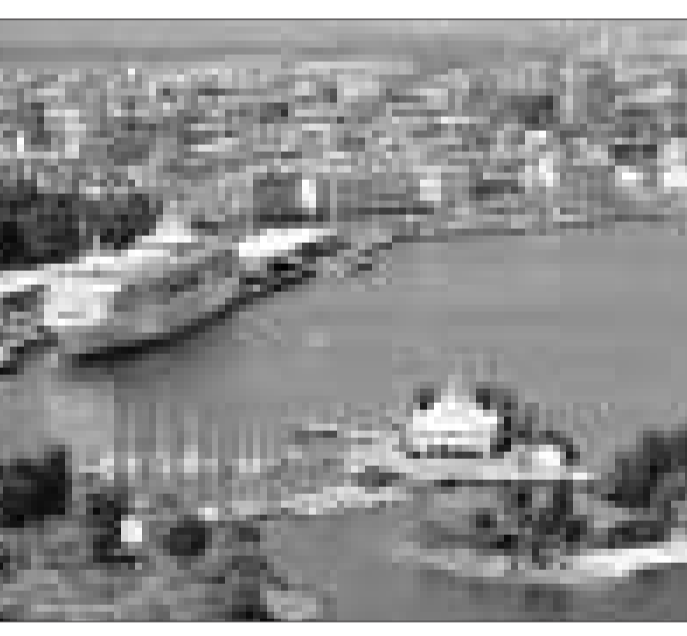
蓬生

一座城市與大海相鄰，那是一種造化。何況你呀——赫爾辛基，緊靠著波羅的海。我一直對波羅的海心存好感，倒也說不清什麼原因，也可能覺得這名字聽起來很別致悅耳很可愛？你盪漾在無比遙遠的北方，我從來都固執地認為你是一個沉靜甚至充滿冷峻之美的海。

果真不然，浮想千回不如親眼一見。我迢迢萬里來到赫爾辛基，首先也可說最難磨滅的印象，那就是赫爾辛基你呀，太託波羅的海之福了。來自芬蘭灣，準確意義上說，來自波羅的海的脛甜溫潤的海風，柔然無聲、母性十足地輕拂著赫爾辛基。於是，這個北歐之都頓時靈動起來，顯得格外嫵媚與優雅。我記得二〇〇九年夏天，芬蘭女總統訪問俄羅斯，她熱情而鄭重地邀請那位年輕幹練的梅德韋傑夫總統下次回訪時，一定要暢遊一下波羅的海。可見，芬蘭人為緊挨著波羅的海很有幾分洋洋得意與無法掩飾的自豪呢。

最方便的是在赫爾辛基的南碼頭看海。湛藍的海灣裡悠悠然來往著許多豪華客輪，去瑞典、愛沙尼亞、德國，每天都有航班。那海灣無疑喧鬧而快活，充滿了青春動感，只是在這裡還不足以領略大海的淼遠與蒼茫。沒關係，你乘坐渡輪，往東南方向，最多二十分鐘吧，登上芬蘭極為著名的古堡要塞所在的戴爾小島，在那裡觀海就會覺得淋漓酣暢了。我有幸，獨自坐在那碧玉般蔥蘢小島最邊緣的古炮台上，面對波羅的海，只見那滄浪之水波光萬頃，盈盈乎，浩浩乎，滾滾乎，不覺感念天地宇宙之博大雄麗而無可比擬，頓時腦中一片空白，不知身處何時何地了！

赫爾辛基不是那種熱衷於前衛時尚而失去歷史滄桑感的城市，而是滿目北歐古典主義的似乎不驚人的建築，很淡定的那種月白色或米黃色，整體上彷彿是素裝嫺靜的少婦。唯有兩座一白一金的大教堂，各屬基督教和東正教，器宇軒昂地聳峙雲空，在北歐那特有的溫煦如夢的陽光下熠熠閃光。是的，赫爾辛基有一種濃濃的脫俗而詩化的氣息，讓你感到心靈的清淨、安詳與柔軟。



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(資料圖片)

賞梅品梅聯

「春為一歲首，梅佔百花魁」。時入早春，片片梅林，綻蕾盛放，疏影橫斜，暗香浮動，在這賞梅時節，倘能在賞梅勝地品味一下與梅花有關的對聯，則更添賞梅的情趣。

江蘇蘇州城西南的鄧尉山為著名的賞梅勝地，梅林瀟漫十餘公里，構成鄧尉梅花甲天下的勝景。每屆花時，千頃一片白，銀海盪漾，舉目四望，疑若積雪。景區內的開館聯有一聯：「尋宋商邱題詠遺文，入勝出幽，十里梅香歸吐納；訪清高宗遊觀陳跡，撫今懷舊，四圍山色感興亡。」上聯中寫及清代商丘人宋萃任江蘇巡撫時在鄧尉山題「香雪海」的典故，下聯中提及清代乾隆皇帝在鄧尉山賞梅時所書墨跡的御碑。聯語巧用典故，平添遊人賞梅品聯的興致。

杭州孤山為西湖著名的賞梅勝景，宋代詩人林和靖曾在此種梅養鶴，以梅為妻，以鶴為子，有「梅妻鶴子」的傳說。孤山的梅花有數百株，盛放時，花煙氳氳，絮花似雪，與西湖山水交相輝映，風光旖旎，引人入勝。景區內的放鶴亭有一聯：「若問梅消息，須待鶴歸來」。聯語即景成聯，自然貼切，好讓人們在此賞梅品聯時，陶醉於「梅妻鶴子」的優美傳說之中。

雲南昆明市北郊的黑龍潭景區，以潭深水碧和唐梅、宋柏、明山茶花「三異木」最為著名，且景區廣植梅花達一萬餘株，品種百餘種，每屆花時，花蕾盛綻，千枝綠，百枝妍，爭艷競麗，花香噴溢，香聞數里。清代碩莊曾撰一聯讚美黑龍潭，聯云：「兩樹梅花一潭水，四時煙雨半山雲。」寥寥數語道出了黑龍潭景區優美的風光，遊人在此駐足品梅吟聯，意趣盎然。

杭州賞梅勝地超山，素享「十里香雪海」之譽，早春時節，進入超山，遠眺層層疊疊的片片梅林，銀波耀眼，美不勝收；近睹落香襲人，處處花雨繚亂，紛呈迷人。近代著名金石書畫家吳昌碩生前酷愛超山梅花，曾多次赴超山賞梅，逝世後葬於超山，後人在其墓門石柱上撰有一聯：「其人為金石名家，沉酣到三代鼎彝，兩京碑碣；此地傍玉潛故宅，環抱有幾重山色，十里梅花。」此聯既讚賞了吳昌碩的高深藝術造詣，又道出了後人順應吳昌碩埋骨超山，以梅為伴的生前願望。

「放鰾知德」感言

宋志堅

「放鰾知德」的故事，我看到的版本就有兩個：一個是從宓子賤的角度說的，重在「放」；一個則從孔子的角度去說，重在「知」。兩個版本並不矛盾，可以看做前後篇。

重在「放」的那個說：有一天，單父的邑宰宓子賤走到魚市，看到一條活潑亂跳的大肚魚。賣魚人正在誇說這魚肉如何鮮嫩，魚子怎樣美味，宓子賤話沒說，就把大魚買下。一旁賣小魚的見宓子賤買東西，也乘機說他賣的小魚別有風味，宓子賤果然又把小魚買下。有人認出了他後邊想看個究竟，問他：「多活魚做什麼？就跟他在他後邊看個究竟。誰知跟到河邊，宓子賤把他買的魚都放掉了。這使一直跟著他的大人為驚訝。此時宓子賤告訴他們說：『大魚有孕，正是產子期；小魚還沒有長大。』」

如果把這兩種魚吃了，河裡的魚不就越來越少嗎？讀了這個版本，我覺得自己有點點空錯位，差一點點以為宓子賤是當地的縣長，正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呢！他這買魚放魚之舉，不僅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理念，也是杜絕短期行為以保證漁業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實際行動。

重在「知」的那個說：孔子去衛國，讓巫馬期觀看宓子賤的政績。巫馬期到了單父境內，碰到夜晚打魚的人，放掉小魚，只取大魚。問他為什麼這樣做，漁人說：「我們長官想讓小魚長大。巫馬期告訴宓子賤，宓子賤的老師，湊合著把他當做宓子賤的上级，也有。他派巫馬期去考察宓子賤的政績，有一個特點，就是不講排場，不圖形式，一點兒也不張揚。這次考察的時間，宓子賤是不知道的；考核時走的時路線，也不是由宓子賤定的，一切都在不經意間進行，因此，考核中獲得的材料也就相當真實，具有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價值。

按常理說，後面這個版本的「放鰾知德」是前面那個版本的必然結果。因為宓子賤言教身傳，以自己的行動作出表率，才使當地百姓有口皆碑，心服口服。他的發展理念方寸成為當地百姓的自覺行動，這正是「道德教化」的經驗所在。

然而，這正是按「常理」說的。實際上，後面這個版本的「放鰾知德」，很可能是前一個版本的濫觴。「放鰾知德」乃是孔子「聖述幽微」之一，重在孔子的「一知德」，而且「放」的明明是「鰾」（小魚）。所以，重在「放」的版本很可能是根據聖述幽微演繹的。

孔子評價子賤說：「這個人真是君子啊，如果魯國有君子，他從哪裡獲得如此美德呢？」（《論語·公治長篇》）有學者認為這不但是誇獎宓子賤，也標榜了他自己。但以為為這個「牛皮」只能讓孔夫子的理念與作風，無別別這地位先哲，「放鰾知德」所包含的種種，卻很值得讚賞。

流空間

在互聯網時代，貼郵票寄信的人越來越少。世界各國的郵政局都因信件數量大幅下降而面對黯淡的經營前景。雖然郵件減少了，但對郵政服務質素的批評卻沒有減少。美國郵政服務委員會主席戴維斯解釋說：「過去我們要給老祖母送信。現在已經沒有什麼老祖母了，讓我們送給誰？」

最近，我從香港中央郵局向廣州和柏林各寄了一封航空信——不是寄給「老祖母」，而是給兩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年專業女士。儘管德國漫天大雪，柏林的朋友在第七天便收到了信，然而廣州的朋友直到第十五天才收到信。不久，當我再次給那兩位朋友寄信的時候，我問郵局職員為什麼寄去廣州的航空信那麼慢。職員說：「去廣州鳴謝航空，平信仲快，日日都有火車去廣州啦！」這次，寄去柏林的航空郵包在第八天到達，而寄去廣州的平信至今已至第二十七天，對方仍未收到。由此看來，延誤信件的問題不是在香港一邊，而可能是廣州方面的責任。

人們減少使用郵局的投遞服務，是因為沒有了「老祖母」，還是沒有了老祖母時代那種可靠的郵遞服務？事實上，加速這個傳統行業沒落的不單有互聯網的因素，也有郵政服務質素的問題。評價郵遞服務的質素有兩個最基本的指標：郵遞時間的準確性及郵件安全的可靠性。前者是效率，後者是信用。今天的郵政設備比以前的先進，郵費比以前的高，但效率卻比以前的慢，可靠性也越來越低。這幾年私人經營的郵遞服務迅速崛起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公營郵政的服務質素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。所以，不是郵政局找不到老祖母收信，而是郵政局自己變成了落後時代的「老祖母」。

人們對郵政改革的期望就像等待一封不知何時收到的平信。由於公營郵政掌握著專營權，佔有市場壟斷地位，無需面對競爭，因而既沒有足夠的外部壓力促使它改善服務質素，又天生缺乏內在動力去進行改革。所以，開放市場、引入競爭才能真正促進郵政改革，使它恢復年輕。現代郵政的發展史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。雖然郵政服務不是太空火箭那樣的現代化尖端技術，但它作為現代化的基礎設施，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日常運作。信件延誤可以給商業機構造成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。因此，郵政服務的效率和可靠性是評價一個國家現代化水準的重要指標。

郵政局作為國家最大的、網絡覆蓋面最廣的一個公營機構，它的服務質素直接影響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。今年十一月，第十六屆「亞運會」將在廣州舉行，全國各地以及亞洲各國的體育選手和遊客將雲集羊城，對郵政服務的需求將會大大增加。儘管廣州有先進的機場，先進的運動場，先進的技術設施，但是一張小小的郵票可以讓人們看出廣州有沒有先進的管理水平。我對廣州的郵政服務沒有失去信心，仍在為那封寄去廣州大道二八九號的信計算著時間。

赫爾辛基閒記

蓬生

一座城市與大海相鄰，那是一種造化。何況你呀——赫爾辛基，緊靠著波羅的海。我一直對波羅的海心存好感，倒也說不清什麼原因，也可能覺得這名字聽起來很別致悅耳很可愛？你盪漾在無比遙遠的北方，我從來都固執地認為你是一個沉靜甚至充滿冷峻之美的海。

果真不然，浮想千回不如親眼一見。我迢迢萬里來到赫爾辛基，首先也可說最難磨滅的印象，那就是赫爾辛基你呀，太託波羅的海之福了。來自芬蘭灣，準確意義上說，來自波羅的海的脛甜溫潤的海風，柔然無聲、母性十足地輕拂著赫爾辛基。於是，這個北歐之都頓時靈動起來，顯得格外嫵媚與優雅。我記得二〇〇九年夏天，芬蘭女總統訪問俄羅斯，她熱情而鄭重地邀請那位年輕幹練的梅德韋傑夫總統下次回訪時，一定要暢遊一下波羅的海。可見，芬蘭人為緊挨著波羅的海很有幾分洋洋得意與無法掩飾的自豪呢。

最方便的是在赫爾辛基的南碼頭看海。湛藍的海灣裡悠悠然來往著許多豪華客輪，去瑞典、愛沙尼亞、德國，每天都有航班。那海灣無疑喧鬧而快活，充滿了青春動感，只是在這裡還不足以領略大海的淼遠與蒼茫。沒關係，你乘坐渡輪，往東南方向，最多二十分鐘吧，登上芬蘭極為著名的古堡要塞所在的戴爾小島，在那裡觀海就會覺得淋漓酣暢了。我有幸，獨自坐在那碧玉般蔥蘢小島最邊緣的古炮台上，面對波羅的海，只見那滄浪之水波光萬頃，盈盈乎，浩浩乎，滾滾乎，不覺感念天地宇宙之博大雄麗而無可比擬，頓時腦中一片空白，不知身處何時何地了！

赫爾辛基不是那種熱衷於前衛時尚而失去歷史滄桑感的城市，而是滿目北歐古典主義的似乎不驚人的建築，很淡定的那種月白色或米黃色，整體上彷彿是素裝嫺靜的少婦。唯有兩座一白一金的大教堂，各屬基督教和東正教，器宇軒昂地聳峙雲空，在北歐那特有的溫煦如夢的陽光下熠熠閃光。是的，赫爾辛基有一種濃濃的脫俗而詩化的氣息，讓你感到心靈的清淨、安詳與柔軟。

這裡似乎一切都那麼漫不經心地閑適。人口區區不到六十萬的赫爾辛基，街頭很難有車水馬龍的景象。除了上下班的時候，你所見到的人們幾乎都是腳步從容和輕盈，臉上難免一絲焦灼的陰雲，一副絕對生活過得很滋潤而悠然自得的模樣。畢竟是舉世聞名的社會保障系統最為成熟的國度，沒有後顧之憂。看病上學包括讀大學都不用自己掏腰包，這不必說。有的事聽起來不可思議，就說軍人吧，哪怕士兵，每周「上班」僅僅四天，其餘時間都可以回家，其實服役期也就十個月，有的軍種才六個月，這種兵當得也太舒服了，是不是也太稀拉了？加之薪金很高，難怪芬蘭的青年人參軍踴躍得很。還有，大街上我也曾偶遇乞丐，竟然衣冠楚楚，與常人幾乎無異，他冷不丁地向你伸出手來，真讓你吃上一驚，他們每人每月可從政府那裡淨領生活費八百歐元！

赫爾辛基有難計其數大大小小的都很考究的咖啡館，門前幾乎都設有一排排露天茶座。在這裡，男男女女手持杯盞，或自品獨酌，或與好友邊侃邊飲，盡情享受着金燦燦的北國陽光，悠悠閑閑地觀賞著變幻流動的街頭風景。他們格外鍾情陽光，越是門前陽光多的咖啡館，茶客越多。隨著日影緩緩移動，人們也不斷轉換「陣地」，我竟發現，許多開始背陰的咖啡館，門前竟很快變得座位空空，以至寥寥一人！赫爾辛基人是追逐陽光的人。我實在難以想像，在冬天那漫漫「極夜」裡，他們是如何度過的。

南碼頭農貿市場的露天咖啡座更有另一番情趣。一隻隻雪白的鷗鳥從空中翻飛而下，竟大大方方地停落在桌子上，與客人幾乎零距離相偕相伴，無拘無束地啄著食物的碎屑。夕陽冉冉西下，市場上的生意漸漸清淡起來，我見到不少閑下來的商販，低著頭給那些停在腳邊的鷗鳥餵食。人與自然如此和諧融融相處，不由得讓人心生感動。

我們住在市中心的萊迪遜飯店。這一帶相當繁華，不遠處有火車站、阿爾漢美術館、郵政博物館，靠得最近的則是赫爾辛基著名的賭場。從飯店裡擺放的廣告宣傳材料

得知，這個賭場擁有三百台老虎機，三十桌賭台，三家餐館，三個酒吧，還有歌舞表演，夠顯赫的吧。聽說賭場的生意很不錯，可是，我們每晚回飯店，經過這家賭場的門口，很難見到有人進出，印象很深的，只是那乳白色的霓虹燈不聲不響地靜靜閃爍著。我想：赫爾辛基人一定是很低調的。恐怕只能這樣解釋。

正是如此。使館的朋友告訴我們，芬蘭的男人非常內向，甚至往往害羞。你如果在這裡見到有的男人不是這樣，他一定是喝醉了酒，要不，就不是芬蘭人，而是外國人。芬蘭人好打獵，主要是獵鹿，喜歡到森林和湖畔獨居。在芬蘭，城市人口本來就不多，他們還要遠離城市，他們力圖使人際關係變得簡單。也正因此，芬蘭人很樸實誠懇，聽使館的朋友介紹，你如果在南碼頭露天農貿市場購物，嫌某個攤販的東西貴，問這裡有便宜的嗎？他會很爽快地用手指附近的另一攤鋪：「那家比我便宜！」你過去一打聽，果然如此。

赫爾辛基人很好客，待客由衷地真誠。實際上，所有的芬蘭人無不如此，他們沒有某些西歐人的那種自視不凡、人情淡薄而難以深交的情況。我們在赫爾辛基僅僅一周，亞歷山大研究所作為邀請方，由德高望重、博學儒雅的基維寧所長偕同夫人三次出面宴請我們。而且，每次都特意安排在一個很有特色，一些社會名流、文化精英經常光顧的餐館，用很地道的芬蘭美食佳釀盛情款待。

我們總是興致盎然地聽他娓娓生動地介紹芬蘭的事情。他談芬蘭的歷史，毗鄰的瑞典、俄羅斯曾統治芬蘭長達數百年，芬蘭一直流走於瑞、俄之間，如今與瑞、俄仍保持非同一般的關係。特別不可思議的是，赫爾辛基的議會廣場現在還高高矗立著俄國亞歷山大二世的塑像。所長說，相比起來，這個皇帝口碑不錯，當時能給芬蘭很大的自治權，雖然俄國割去芬蘭的許多土地，據說芬蘭的版圖原來看起來是一個高舉雙臂、身穿長裙的少女，可是她的右手臂和右腳角很大的一塊被俄羅斯割去了。

所長還談及芬蘭的社會和經濟。芬蘭如今是世界上民眾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。芬蘭造紙業、電信設備製造業發達，「諾基亞」名譽全球。芬蘭森林覆蓋率達百分之七十五，照說這為造紙業提供豐富無比的原料。可是芬蘭人很聰明，並不開發自己的森林，卻向俄羅斯進口木材，因為價格便宜。金融危機發生後，俄羅斯的木材抬價了，芬蘭造紙業受到一定衝擊。芬蘭糧食、水果全部自給。芬蘭向外國譬如向沙特阿拉伯出口純淨水。

所長還縱論芬蘭的文化、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以及相互交流。著名作家阿萊克斯以及作品《七兄弟》是芬蘭的驕傲。傑出的音樂家西貝流斯是芬蘭的另一驕傲。所長毫不掩飾這些文化名人給他帶來的自豪。在一個古典浪漫情調濃郁的咖啡館裡，我們詫異的是，一抬頭便看見垂掛著一排碩大的圓球形白燈籠，這與我們東方洋溢著喜悅與吉祥之氣的大紅燈籠何等不同！所長說：東西文化差異甚至表現在色彩的認知含義上……所長還安排我們去看孔子學院，它與研究所在同一座樓裡。在孔子學院裡學習的有留芬華僑的子女，更多的是純粹的當地人。教學方法十分別致，譬如辦漢語沙龍，讓中芬聯姻的夫婦談如何逐步克服文化差異乃至文化衝突，最後實現文化融合，很是生動有趣，效果特好。

芬蘭的桑拿浴向來遠近馳名。家家都有桑拿房，可說是大普及。這次出訪，熱情的主人邀我們來到一個名叫三塔哈米那的小島上洗桑拿。這小島也位於波羅的海之中。在用圓木建成的桑拿房裡，主人不無自豪地手指窗外濃郁的綠樹以及近在咫尺的蔚藍色大海，說：多像一幅畫啊！芬蘭人有個習慣，赤身裸體地在高溫的桑拿房裡沐浴一會兒，便跳進冷水中浸泡，再回桑拿房。我們這次要跳入的當然是波羅的海。十分可惜的是，我的游泳技術很糟，未能斗膽下水，白白失去了與波羅的海親密接觸的機會，到現在我還遺憾呢！